

# 開嘴說話 找著返去ulalaluan (祖靈籃) 的路

言葉を口にしてウララルアン (祖靈かご) への帰路を探す  
Speaking Aboriginal Language, Finding the Way Back to "ulalaluan"

採訪 | 編輯部

口述 | 丹俊傑 (瀕危語言邵語師徒制老師)

圖 | 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

2018年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復振計畫中，邵族透過開會凝聚共識，師徒制共開設了3個班級，由丹俊傑老師專職擔任兼職班的族語傳承師。

## 教學中遇到最大的困難

本班 (兼職班) 以政大九階族語教材的第一至三階為主軸，為了能更讓學生於生活上直接應用邵語並非應付考試，課堂輔以教育部全國語文競賽所使用朗讀文章，以及四套族語教材中《生活會話篇》裡面的對話文本為補充教材。嚴實的規劃總還是抵擋不住現實的變化，班級成員雖有強烈的學習意向，但是每個人的時間都破碎，常忙於其他外務，因此沒辦法穩定的出席每堂課。丹老師對此無奈地表示：「如果每個人都分開來上課，等於同樣的內容要重複的說三回，進度上就不好掌握。但是



期末評鑑與營造員討論事宜。

學生忙我也可以體諒，畢竟要工作，對他們來講生活是很重要的。」雖然上課狀況不盡如人意，但他還是很珍惜每次教學的機會。

開口說族語，彷彿在族人面前是個一座無形的高牆，丹老師分析，學生常因為害怕被糾正發音，對自己的自信心不足而不語，因此他鼓勵大家不要退卻，要勇於嘗試。因為中文主詞、動詞的使用習慣，

## ◎受訪者簡介

**Dikha Tanakyuwan 丹俊傑**  
邵族，南投縣魚池鄉伊達邵部落人，1959年生。埔里高工畢業。現為玄光寺編制人員，瀕危語言計畫邵語兼職族語教師。曾任2011、2017、2018年全國語言競賽評審、2016年族語認證命題委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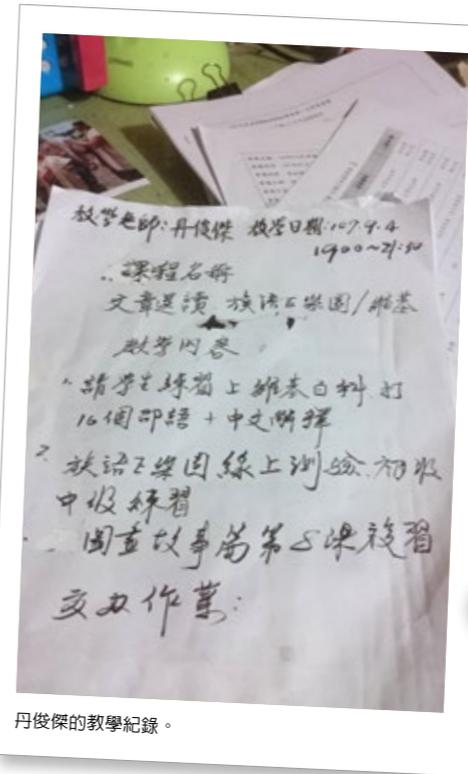
正好與邵語相反，他認為學習語言之初，不能像戒律一樣死守著，老師和耆老們雖然知道學生說錯了，但大家都還是聽得懂，溝通的語言沒有標準答案，重點是要有辦法與人交流。

## 展望邵族語言的傳承

目前邵語的發展相當辛苦，等於是用第三語言學習邵語，為此丹老師很擔心，因為包括他這一代的人，都是「刻意」說邵語，而不是「生活」說邵語。

邵族目前加入語言工作的老師不多，丹老師說：「如果可以有人可以分攤，大家可以輪流，就比較輕鬆，比如說阿美族人多，就可以去補一個位置，但我們沒辦法這樣做，想讓位置都沒有辦法。」，因此台面上還是由年長的這一輩扛起族群事務，這是目前面臨的最大困難。但這群對傳承邵語有使命的老師們不會放棄努力，因為大家清楚知道民族要活下去，語言是最重要的，若現在沒有建立起來，以後也沒辦法做了。

雖然語言發展的路很艱



丹俊傑的教學紀錄。

目前邵語的發展相當辛苦，等於是用第三語言學習邵語，為此丹老師表示很擔心，包括他這一代的人，都是「刻意」說邵語，而不是「生活」說邵語。雖然語言發展的路很艱辛，但是這次瀕危語言計畫確實帶來了改變。族語復振的團隊中有年輕的一輩開始學習，同時也帶動了部落中其他的青年人。



辛，但是這次瀕危語言計畫確實帶來了改變。族語復振的團隊中有年輕的一輩開始學習，同時也帶動了部落中其他的青年人，這些都可以在去年的「大過年」中看見。丹老師要求自己的女兒要有民族意識，不能忘記自己的根，「如果意識模糊迷路了，你就回不去祖靈籃裡面，如果你不行說邵語，祖先聽不懂，你就得離開，因為你不是一個邵族人。」

要番仔名，卻不照番仔行，要利益而不要文化的人，這阮嘛不要

語言是標，生活環境是本，丹老師認為，復振語言最重要的就是要將民族的自信心建立起來，不然火永遠都是外面在燒，裡面沒有燒起來。族人對文化沒有自信，對未來看不到希望，因此會不清楚學語言要做什麼？當有天身為邵族人、講邵語是一件讓人感到自豪的事，屆時族語就會自然的活在生活中。「你說你是邵族人，那你的邵語呢？」期待不久的某天，這將不再是難以回答的問句。◆